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 卢梭著 成慧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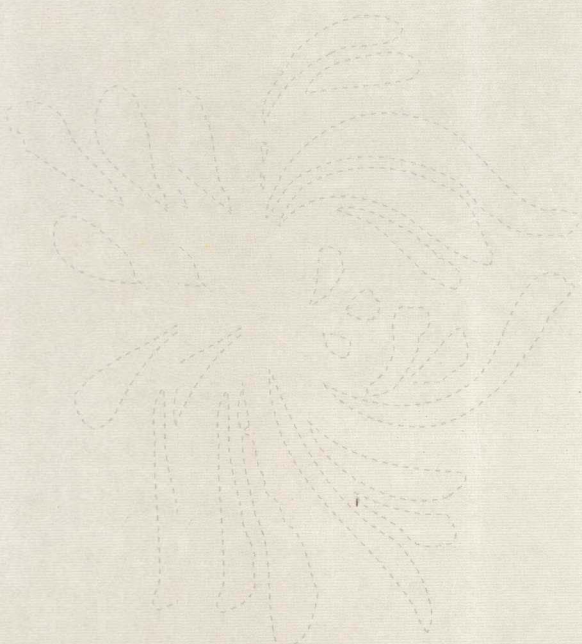
Confession



忏悔录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04-09387-8



9 787204 093878 >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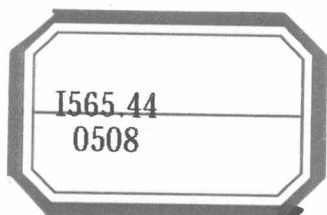
1390387

I565.4
013-1



CS1546658

I565.44
0508



[法] 卢梭著 成慧译

Confession 

忏悔录^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忏悔录/(法)卢梭(Rousseau, J.)著;成慧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国. 1/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7-8

I. 忏… II. ①卢… ②成… III. 自传体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187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忏悔录(上、下)

作 者 (法)卢梭

译 者 成 慧

责任编辑 包斯日古楞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0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7-8/I·1933

定 价 57.60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38
第 三 章	78
第 四 章	120
第 五 章	162
第 六 章	209
第 七 章	255

第一章

(一七一二至一七二八年)

我在从事一项从来都没有人从事过的事业。我想将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自己。

只有我才会这么做；我熟悉自己，也了解别人。我天生就与我所见过的每一个人不同。我敢保证我和现在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假若说我不比其他人强，可是我起码和别人不同。假若要问大自然打破了它塑造我的模具是好是坏，诸位只有看完这本书以后才能下结论。

任凭末日审判的号角在吹，我用手拿着这本书，站在伟大的审判者跟前，会高声宣布：“这正是我做过的，我所想的，也就是我的为人。我用同样的坦诚说出善和恶。我不仅没有隐瞒任何恶行，也没有添加任何善举。如果有什么无心的添枝加叶，那也只是弥补因为记忆力太差而带来的空缺。我或许会将自认为是这样的事情当作真事写了，不过绝对没有将明明知道是假的而写成真的。我如实地描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可耻可恶绝对不会隐瞒，是善良宽厚高尚也不会掩藏：我将我那你所无法看见的内心赤裸裸地露出来。上帝啊，将我那数不清的同类召唤到我身边来，叫他们听一听我的忏悔，叫他们因为我的丑恶而叹气，叫他们因为我的可耻而羞惭，叫他们所有的人都用一样的真挚将他们的内心呈献在您的宝座跟前，之后，看看谁有勇气告诉

您：我比那个人好。”

一七一二年我出生在日内瓦，父母是公民伊萨克·卢梭和苏珊·贝尔纳。祖上仅有一份微薄的家产，由十五个孩子均分，父亲只得到很少的一份。他只能靠钟表匠的手艺维持生计。我的母亲是贝尔纳牧师的女儿，有些钱财。她既聪慧又漂亮，说实在的，父亲费了很大力气才娶到她。

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从小一起长大，两小无猜：八九岁的时候，每天晚上就一块儿在特莱依广场玩耍；十岁的时候，二人就时刻呆在一起。他们两个情投意合、心心相印，以至于由习惯导致的感情更坚不可摧了。二人生来温和多情，只等在对方心里发现同样心境的时刻的来临，也可以说，这个时刻同样在等着他们两个，只等一方略有表示，另一方便会倾诉衷肠。

命运好像在极力阻止他们两个的激情，倒更令他们难以分开。小情郎由于无法得到他的情人而满腹忧愁，面容消瘦；她就劝他出远门，好将她忘记。他出门了，但是回来的时候，不但没有忘了她，倒爱得愈发狂热。他发现自己的意中人依然温柔忠诚。这样一来，二人就终身相许了。他们两个发了誓；上苍也为他们祝福。

舅舅加布里埃尔·贝尔纳喜欢上了我的一个姑姑。可是姑姑说，如果他姐姐嫁给她的哥哥，她就答应嫁给他。最后，有情人终于结合了，两桩婚事在同一天举行。所以，我舅舅也是我的姑父，他们的孩子成了我双重的表亲。一年以后，两家分别添了一个孩子；后来两家就只好分开了。

我舅舅贝尔纳是个工程师：他去为帝国效力了，在匈牙利欧仁亲王部下工作。他在贝尔格莱德围困时期和战争中立下大功。父亲在我惟一的哥哥出世以后，应召到君士坦丁堡去了，做了御用钟表匠。父亲没在家的时候，母亲的美丽、聪明、才华引来了许多倾慕者。法国公使拉克洛苏尔先生是最热情的人之一。他的爱肯定非常强烈，因为三十年以后，我发现他在提起我母

亲的时候依旧情意绵绵。我母亲非常注重贞洁，不被人所诱惑。她真诚地爱着她的丈夫，让他快点儿回来：他丢下一切，回家来了。

我就是父亲回来以后结下的不幸之果。十个月以后，我来到了世上，先天不足，经常生病；母亲因为生我而死去，因此我的出世是我一切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我不知父亲是怎样忍受失去了母亲的痛苦的，可是我明白他的痛苦一直没有获得安慰。他觉得在我身上重新看见了母亲，可是又无法忘记是我夺走了她的性命。每次他吻我时，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叹息、他那颤抖的拥抱中，有一种痛苦的遗憾交织在他的抚爱中。所以，他的抚爱便更加温暖。当他对我说：“让-雅克，我们来谈谈你的母亲吧。”我就回答说：“行呀！我们将会痛哭一场。”我这样一说，他就满脸泪水了。“唉！”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将她还给我吧，抚平我失去她的痛苦，填补她在我的心里留下的空白。假若你仅仅是我的儿子，我会这样爱你吗？”母亲去世四十年以后，父亲喊着我母亲的名字，内心深处藏着她的音容笑貌，在我继母的怀里死去。

这便是我的亲生父母。在上苍赋予他们的一切品行中，惟一留给我的便是一颗多情的心，这颗多情的心铸造了他们两个的幸福，可是导致了我一生的不幸。

我刚刚出生时差不多快要死了，人们对我能够活下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我生来带着一种病根，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重，如今，尽管这个病根有的时候会缓解，不过随后又让我愈发疼痛。我的一位姑姑，是一位天真而聪明的姑娘，对我特别关心，救了我一命。当我写此事时，她仍然在世，已经八十岁了，还在照顾我那个比她小、但因为喝酒而致使身体很差的姑父。亲爱的姑姑，我不怪您让我活下来，不过我非常痛苦，无法在您晚年报答您在我出生的时候对我的关心。我那位老奶妈雅克琳也仍旧健康地活着，身体强健，腰板结实。在我出生的时候，叫我睁开眼睛的手，会在我死去的时候给

我合上眼睛。我想起以前就能感觉到：这是人类共有的命运。对这点我比其他人感受都要深。我不记得我五六岁之前的事情；不记得我是怎样学会识字的；我只知道最初看的那些书和对我产生的影响：我对自己不断地了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每天晚饭以后，我与父亲就开始看家母留下的浪漫小说。起初，只是为了叫我试着看一些有意思的书；可是不久，兴趣就非常浓厚了，我与父亲就轮着读，整夜整夜地读，直到看完故事的结尾。有的时候，父亲早上听到燕子叽叽地叫，就不好意思地说道：“走，走，我们去睡吧；我比你更像个孩子。”

不久，我就通过这种危险的办法不但掌握了一种很强的阅读与理解力，并且有了像我这个年龄的孩子，对于热情的一种独特的悟性。我对于具体事物还没有什么概念，不过已经知道了所有的感情——我对任何东西都不了解，但完全感受到了——我接连不断地感受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感情，一点儿都没有损害我还不具备的理性，但给我带来了另一种类型的理智，让我对人生产生了一些奇异而浪漫的想法，后来的经验与反省都没有完全治愈它们。

一七一九年夏季，小说看完了。冬天，我们便开始干其它的事情。我母亲留下的书全看完了，我们就将外公留下来的书拿来看。正巧，里边有些好书。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本来就是一个诚实而又博学多识的牧师的珍藏，因为这是时尚导致的，并且他也是一个很有见地而非常有趣的人。勒絮厄尔的《宗教与帝国史》、博絮埃的《世界通史》、普吕塔克的《名人传》、纳尼的《威尼斯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布吕耶尔的著作、丰特奈尔的《宇宙万象》与《死者对话录》，和莫里哀的几本著作，都被拿到父亲的工作室里来了。我每天都在他工作的时候，读给他听。我对这些书产生了一种罕见的、或许是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所从来没有过的兴趣。

我非常喜欢普吕塔克，兴致勃勃地反复看他的书，这稍稍减少了我对小说的钟爱。不久我就对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蒂德产生了兴趣，超过了对欧隆达特、阿泰门与攸巴的喜欢。这些有趣的书和我们父子俩针对这些书的交谈铸造了我自由的共和思想，那种绝不服输的傲慢性格，不想遭受刑罚与奴役，令我这一生中，在这种性格受到压抑的时候，就极其难受。我日思夜想着罗马与雅典，可以说是生活在它们那伟大的人们当中，不过我天生就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一个爱祖国高于一切的父亲的儿子，我把父亲当作自己的榜样，同样对祖国满怀热情。我以为自己已经成为希腊人或者罗马人了。我变成我在看它们生平的那些人物了：他们的忠实、坚强不屈深深地感动着我，让我眼睛放光，声音洪亮。一天，我在饭桌上提到塞沃拉的英勇壮举时，为了演得惟妙惟肖，我离开饭桌，将手放到火盆上，大家看到以后都吓得够呛。

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年长七岁。他和父亲学手艺。人们都非常疼爱我，对他就有点儿冷淡。我对这点并不高兴。这样的冷淡对于他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他几乎还不到成为一个真正放荡的人的年龄，就已经非常放荡了。他后来被送到别人家里去当学徒，可是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常常偷跑出去。我几乎经常看不到他，不妨说几乎不认得他。可是我依旧真诚地爱着他，并且他同样像一个放荡的人能爱点儿什么一样喜欢我。记得有一回，父亲狠狠地打他的时候，我连忙站到他们两个当中，牢牢地抱住我的哥哥。我就这样用身体挡住他，替他挨了很多打。因为我一直这样护着他，父亲总算住了手，或许由于我哭叫的原因，或者就是父亲怕我挨揍。后来，哥哥愈变愈坏，索性逃得不见人影。过了一些日子，人们才听说他去了德国。他一封信也没有给家里写过。从此以后，便再也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就这样，我成了独子。

倘若说不幸的哥哥遭人冷落的话，他弟弟我却不是这样，王家的孩子们

绝不比我小时候所受到的关心更多，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将我当成宝贝，并且更难得的是，我一直被人疼爱，不过并非被娇纵溺爱。在我离开家以前，家里人从来没有叫我一个人和别的孩子一块儿到街上去过，从来不曾压制或者满足那些古怪的脾气，大伙儿将这些脾气归之于天性，不过它们完全是教育的结果。我有像我这样大的孩子的缺点：我喜欢说话，嘴馋，有的时候还撒谎。我也许会偷吃水果、糖果与零食，不过我从来不故意害人毁物，给人家添麻烦，伤害小动物。但是，记得有一次，我曾在我们的一个邻居克洛太太去听布道的时候，在她家的锅里撒过尿。说实话，一想起这件事情，我依旧感到很高兴，因为克洛太太尽管说是一个老好人，不过确实是我一生当中所认识的最喜欢唠叨的老太太。这便是我小时候的各种坏事的简单而又真实的故事。

我所见到的全是一些好的榜样，我身边全是一些特别善良的人，但我为什么变坏了？父亲、姑姑、奶妈、亲戚、朋友和邻居等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并不是只知道惯着我，但都很爱我，而我也喜欢他们。我的任性极少受到激发或者阻止，以至于我都记不起我曾有过什么任性的举动。

我敢保证，在我受老师管教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奇怪的想法，我除了在父亲身旁读书写字之外，除去奶妈带着我去玩以外，我经常和姑姑在一块儿，坐在或者站在她身旁，看着她刺绣，聆听她唱歌，心中很快乐。她的开朗、她的温和、她那美丽的相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现在她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依然浮现在我眼前。她那些温柔的话语依然在我耳畔回荡。我几乎还记得她的衣着打扮，还记得她赶潮流，双鬓留着两个小黑发卷。

我相信，我很久之后培养起来的对音乐的喜爱，也可以说是激情，应当归功于她。姑姑会唱很多美好的小调与歌曲，婉转优美。这位好姑娘温和、安静，为她自己和她身边的人赶走了惆怅与哀伤。

她的歌声深深地吸引了我，以至于不但她的很多支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而且就算今天我的记忆力已经很差，那些从童年时代开始已经彻底忘记的歌曲，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用一种我很难表达的妩媚，重新出现在我的头脑中。谁会相信，我这样一个历尽沧桑的老糊涂，有时候甚至会像一个孩子一样，用早已微弱、发颤的声音，一面哼着这些小调，一面哽咽呢？尤其是其中的一支歌的曲调，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不过后半段的歌词，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虽然对那韵律仍然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印象。

我想，我的心怎么对这支歌这样偏爱：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搞不懂的一种心灵感应。每当我唱这支歌的时候，都会流下眼泪，断断续续。我总是想往巴黎写信，问一问剩下的歌词，假如有谁确实能完完整整地记着这支歌的话。我却几乎相信，假如我知道除我可怜的苏珊姑姑之外，其他的人也曾经唱过这支歌的话，我那回想它的快乐就会失去很多。

这便是我初涉人世时的情感：那颗既骄傲又多情的心，那种女性的而桀骜不驯的性格，就这样渐渐地在我的身上形成或者体现出来了；这种性格一直徘徊在怯懦与英勇之间，徘徊在软弱与刚强之间，结果令我自身矛盾重重，令我节制与享受、欢快与谨慎全都没有得到。

这种教育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打断了；这件事情的结果影响了我以后的一生。我父亲和一位叫戈蒂埃的先生发生了争执；后者是法国的一个上尉，和议会的人有亲戚关系。这个戈蒂埃是一个既放肆又胆小的人，他的鼻子流血了，为了进行报复，他控告我父亲在城里用剑行凶。被抓进监狱的父亲，再三要求依据法律，叫控告者和他一起坐牢。父亲因为要求没有获准，宁愿离开日内瓦，一生流浪他乡，也不肯在他看来不利于名誉与自由的问题上妥协。

我的舅舅贝尔纳成了我的监护人，他那时候在日内瓦防御工程工作。他

的大女儿死了，不过还有个儿子，和我年龄一样大。我们两个一起被送往博赛，在朗贝尔西埃牧师家里住，学习拉丁文，学习人们称其为教育的各种琐碎的东西。

在乡村住了两年，我那罗马人的粗野性情有所改变，又变得天真而幼稚。在日内瓦，没有人强迫我，我却爱读书学习。那几乎是我惟一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在博赛，我不喜欢做功课，倒喜欢能够令人快乐的游戏。乡村对我而言非常新奇，我无法不尽情享受，不知疲倦。我对乡村产生了一种极为深厚的爱，这种爱永远都无法磨灭。在我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快乐时光的时候，我就对在乡村的生活和其中的乐趣感到怀念，直到我再次返回那儿为止。

朗贝尔西埃先生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他既不对我们的教育漠不关心，也不拿太多的作业压我们。虽然我不喜欢被人管着，不过每当想起过去学习的情景时，我从来没有感到厌恶，并且，虽然我并没有从他那里学到太多的东西，可是，我根本没有用太多的时间就学会了我要学的东西，并且一点儿都没有忘记，这就足以说明他的教学有方。

这种乡村生活的朴实给我一个无价之宝，让我真诚地去寻求友情。在此之前，我有的只是一些高尚然而却是想像的情感。一起生活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中的习惯，让我和表哥贝尔纳情意相投。没过多久，我就对他产生了远远超过对我哥哥的感情，并且从来没有消失过。他是个身材高大、纤细消瘦的小伙子，性格的温柔就像他身体的虚弱，并且，并不因为自己是我监护人的儿子，在家里被人宠爱，就为所欲为。我们两个的功课、娱乐、爱好都一样；我们都没有别的朋友；我们年龄相仿，都想有一个伴；我们两个如果分开，几乎无法承受。虽然我们两个极少有表明我们之间感情深厚的机会，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也许会分开。我们都心地善良，如果别人不强迫，

我们一直都是老实听话的。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有相同的看法。假如因为管我们的人的偏爱，他们在他们眼中比我要高的话，背着人的时候我就占他一次便宜，双方摆平。课上，在他不会背的时候，我给他提示；当我完成功课的时候，我就替他做，而在游戏的时候，我的兴趣比他强烈，经常是我带他玩。一句话，我们俩的性格这样协调，维系着我们两个的友情这样真挚，以至于在我们几乎形影不离的五年之内，无论在博赛还是日内瓦，我不否认，我们曾有过争执，不过从来不用别人劝解，我们的争执从来没有超过一刻钟，双方都从来没有说过对方的坏话。虽然有人会觉得这都是小孩子的事情，不过从中却有了一个榜样，这或许是自从有孩子的时候开始就是绝无仅有的。

我在博赛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非常合适，假如能住得更久一些，我的性情就完全形成了。这种生活方式是由温和、亲切、宁静的情感构成的。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人天生都不会比我的虚荣心小。我常常由于激动而心高气傲，不过立即又沮丧失意。我最大的愿望是被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所喜欢。我非常温柔，我的表哥也不例外，连教育我们的人也一样。在足足两年的时间中，我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受到过粗野的对待。

一切都在我心里培育了自然接受的本性。看到大家对我与每一件事都非常满意，我简直是太高兴了。我怎么都忘不掉，在教堂里回答教理问答的时候，当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朗贝尔西埃小姐流露出一不安神情的时候，我实在是惭愧。只有这一点已经比我在大家面前丢人更让我难受了，不过使我非常感动，因为，虽然我对称赞极少动心，不过我对于羞惭却一直是非常敏感的，并且，我可以在这儿说一句，我并不害怕受到朗贝尔西埃小姐的斥责，但是害怕让她难过。

但是，如果有必要，她与她的哥哥一样，也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因为这种严厉几乎从来都是有原因，并且从来都不过分，因此尽管我很伤心，但

心服口服。如果我惹人讨厌比我受到处罚更使我难过，同时严峻的神情比受到肉体上的惩罚更让我伤心。更准确地解释是很令人难为情的，但一定要这样做。假如大家更清楚地看见经常不加区别地，并且总是爽快地对待年轻人的那种方式的长远后果，那就改变一下对待他们的方式吧！人们可以由一个既常见又有害的例子中所能够吸取的巨大利益让我决定将此事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因为朗贝尔西埃小姐对我们有一种母爱，对我们也就产生了权威，有的时候当我们犯了错，竟然对我们像对待子女一样进行惩罚。她经常说要惩罚我们，而这种对我而言很新鲜的威胁比惩罚本身更使人害怕，可是真的惩罚以后，我反而觉得没有原先那样害怕了，并且，最可笑的是，这种惩罚让我更加喜欢惩罚我的人。是我对她的一切真诚的爱和我一切善良的本性制止了我重犯应当遭到同样惩罚的错误，因为我觉得在疼痛中，甚至在惭愧中，有一种快感，让我愈发期盼而并非害怕以后再挨她那纤纤细手的痛打。确实，因为这里面一定夹杂着一种性早熟的缘故，因此她哥哥的惩罚我感到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但是，因为他性格温和，因此他打我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并且，假如说我约束自己，避免遭受惩罚的话，那完全是出于怕伤害朗贝尔西埃小姐的心。因为这便是亲切，几乎是肉欲产生的亲切，在我的身上所具有的威力，而这样的亲切一直在我心里控制着我的肉欲。

这个我既逃避又不害怕的错误又重犯了，不过并不是我的错，这就是说，我不是有意的，可是我敢说我问心无愧地利用了它。但是，这第二次惩罚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朗贝尔西埃小姐一定看到了这惩罚根本没有达到目的的一些苗头，就宣布她再也不处罚我了，因为这么做很累。在此之前，我们始终睡在她的房间里，甚至冬天有的时候还在她的床上睡。两天以后，我们被搬到另外一个房间中去睡了。从那以后，我有幸——我实在不愿意要这样的

荣幸——被她当成大孩子对待了。

谁会想到，一个三十岁的女子动手打一个八岁孩子的这种惩罚居然不合情理地决定了我以后一生的兴趣、欲望、激情和我这个人呢？在我的肉欲被激起的同时，我的欲望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以至于我的肉欲仅仅局限在我曾经感受过的，完全不想再寻找其它的什么了。尽管我有一腔几乎天生就有的肉欲的热血，可是直至最冷淡、最迟钝的气质发育的年龄以前，我都自尊自爱，洁身自好。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满腹心事，用炽热的目光贪婪地看着美丽的女人；我总是想起她们，可仅仅是为了使其按我的方式浮泛起来，变成许多个朗贝尔西埃小姐。

几乎到了结婚的年龄，这种一直赶不走的、几乎达到堕落、发疯般的怪异的癖好也不曾让我失去好像原本应当失去的美德。假如有什么朴实纯真的教育的话，那我接受的正是这样的教育。我的三位姑姑不但是真正的心地善良、通情达理、对人和蔼的女人，并且具有女人们早就不再有的一种庄重矜持。我的父亲是一个喜欢玩乐的人，不过他是一个老式的满怀热情的男人，就算当着他最喜欢的女人们的面，也从来不说一些使大姑娘不好意思的话；没有谁家比在我们家中，在我跟前，对孩子更尊重的了。我发觉朗贝尔西埃先生家中也是一样的情形，甚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女佣，就由于当着我们的面讲了一句有些庸俗的话就被辞退了。直到我长成为一个大孩子，我不但对男女之间的事情没有任何概念，而且这种模糊的意识在我脑海中从来都只是一种丑恶、令人厌恶的形象出现的。我对妓女感到害怕，这种恐惧感从来没有消除过。只要我看到一个浪荡子，从来都是瞧不起，几乎感到害怕，因为，一天，我由一条高低不平的小路到小萨柯内村去的时候，看见两边有许多土穴，人们对我说那些人就在里边胡搞，从那以后，我就对淫乱放荡极其厌恶。一想起他们，从前野狗交配时的情形就会出现在眼前，我就恶心至极。

这些教育的偏见，自身便会延迟一种易感气质的最初的迸发，而像我所讲的，肉欲的初露锋芒在我身上所引起的抑制也对它们有些促进。虽然我的血在不合适地沸腾，但只有想像我曾经产生过的感受，因此只能将自己的欲望寄托在我已知的那种肉感上，从来没有想过去尝试人家对我说的那种我极其厌恶的快感，而这种快感和那种肉感非常相似，但是我却一点儿都没有觉察到。在我愚昧的想入非非中，在我的色迷迷中，在它们有时候让我做出的荒唐的事情中，我脑海中总是请求异性的帮助，但我却从来没有想到除去我渴望得到的那种用途以外，异性还能起到别的作用。

所以我不但就这样带着一种非常强烈、非常色迷、非常早熟的气质度过了青春期，并且，当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长大成人时，依然是本来要使我堕落的东西救了我。我原来那种天真的兴趣，不仅没有失去，却和另外一种兴趣紧紧相连，以至于难以从我感官激起的欲望中将它除掉。这种疯狂，再加上我天生胆小，一直让我极少有勇气当着女人的面有任何鲁莽之举。因为没有勇气倾吐心声，或者不能随心所欲，另一种享受仅仅是我那种享受的结束，我那种享受无法被渴望得到它的男人所夺走，也无法被可以给予的女子猜到。我一生就这样迫切地想得到心爱的女人，可是当着她们的面又不敢说出口。尽管我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心声，但是起码可以想像我知道的男女之间的事，自得其乐。

跪在一个凶猛强悍的情妇面前，对她惟命是听，请求她的原谅，对我而言都是一些非常快乐的享受。并且，我那丰富的想像愈是令我热血沸腾，我就愈是一种呆滞情人的样子。

可以想到，这种恋爱方式不可能立即见效，可是对被爱的女方的贞操是没有任何危险的。所以，我达到的效果微乎其微，可是通过我的办法，即通过想像，我终于得到了极大的享受。这便是我的肉欲和我胆小的性格与浪漫